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後山集卷二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如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

爲布㡤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㡤頭去其鐵脚而布褁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㡤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爲繁矣

肅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爲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爲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伯疎仲之子復爲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

私也而無以自知孚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䰟釋文云亦作哉䟽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也今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云縿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無爲軍巢縣柘皐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

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秤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教坊之樂以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盖木牛流馬也

中秋隂晴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兎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兎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兎皆雌惟月兎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爲甑感數石炒用石板爲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虵

唐有鸜鵒舍利

郫州陽穀自國初已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吳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甚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

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過此為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為支流同為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候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内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

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於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楊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産紫竹楠榴櫻木等仕於蜀者競採之以爲器

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卓氏之先起家爲將爲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甞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爲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旦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我一家何濟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甞坐和蘇

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録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顔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顔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

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著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内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白魚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

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鶬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鶬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莢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躄獨徒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

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隷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眞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九道者趙翁云盖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

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惟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贄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

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髙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缺一字儀其爲修媛已自尊大

邵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絫絲

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

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

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曽公亮九

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曽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

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顏長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實失戒夜發聲如雷須

史卷水沒骭士有獻衣袽之法其要取綿絮貼縛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即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隷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蛋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巖

險久無人跡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柰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虵行來蟠于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晋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汳納材于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

徒二年令啟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熟水而山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鈎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

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
僧旣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爲代曰熱處
難忘
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修殿大像
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
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爲左玄眞人遂以爲稱爲
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爲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旣

覺髆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塼故久而不壞司業

黄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道者吕翁其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翁

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

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

法

蘇公自黄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
字闕三某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
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逺千里登門
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
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逺録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去復
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荅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敘平生不孝與悌則

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名其弟教以毋效也

中州松子雖秕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探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埽入之無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横出逺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復

相相傳忠懿爲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爲嗣遠曰弟
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他日
爲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
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
故紙錢祠神以會賔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

丞御史吕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
網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召知其謀而不以告詰朝送客
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
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吕申公曰惟人
主之眷不可枉
叅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
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
力寥歎曰真温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待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氊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甕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没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煙當

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

相汲公是也

黄綬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熙河多得官爲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跡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

乖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薪而歸者問何從

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
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俟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
哀從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林佛
陁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從究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蔌洗補恩思甚篤
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
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黄而見蘇寒温外問有新諢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爲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爲患甲曰賢郎何爲曰檢典與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它曰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贓縣已逮捕矣甲曰兒子其何免耶乙曰賢郎何虞曰若和著賊詩亦不穩便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裹

後山集卷二十一

後山集卷二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愼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闗陽之後孟荀之間乎

楊闗老莊四家本同而末異楊氏存身而絶物闗老尚理而下事闕老氏一句莊氏揉曲而過直

樂始於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溫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疎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器也名生於器分生於名名以為表分以為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勉強而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必由學乎
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凡親而不尊禮之别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紂乃自如化之不革殷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麗既合矣故曰實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何則衆也

况君子之所棄皆與羣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爲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薨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母后臨政自秦

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為律也伶倫聽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唯賢重音情動於心而發於言形于手足誠之至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不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公也紂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焉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肩任首荷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與物而動

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徳之行也

易曰君子以成徳為行言行出于徳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葢合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情狀人之情狀也此輪迴之説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三穴而附自江以南葬闕一字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乎吾州陳氏之葬有物焉如豕大如馬出於穴既而死者相繼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神不敢違也惟不

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一令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説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于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校也雖然用人不如用龜著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爲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僞也

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焉形之偏正木之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爲可以不爲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爲輕重捨輕而從重也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

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敗秦畏諸侯之合

從與其兼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爲計不過游說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利之心故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茍而已矣緩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于戰而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鬬之情此其所以亡

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爲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爲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有所短仁有所闕安石屈郗超叔夜儆鍾會此其生死之由其清而未仁乎

嵇叔夜居于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人以

爲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盖叔夜匿形而見志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子以爲審

晉公以賈充而存亦以充而亡所謂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天之道也

李斯焚書殺士非爲秦計自爲計爾其意自智而愚人使無范雎之間穰侯蔡澤之困應侯者不知趙高代之不必學也故其計非特亡身而亡秦也

昭烈謂武侯曰子如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盖不

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

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爲英雄小遇鷙炙乞丐如

奴婢孰謂英雄以一釁動其心哉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以勝欲非勝人也故自用之

謂英自勝之謂雄

後山集卷二十二

後山集卷二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觧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内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

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銍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絶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髪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度中泄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

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宫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悦蓋蜀兵

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横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黄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

黄魯直謂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光涵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爲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

也

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佳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虛中墓誌叙當世名貴服

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荊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宫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五字閶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吴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内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出慶壽宫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瑶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葢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黄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夫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黄韓不由黄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曰旻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曾侍讀制曰備貟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魯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新易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之也

黃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攜度陽

𨻶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黄魯直謂正堪一笑耳司馬温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牀鷩回

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牓第其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它門户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眞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官喜諢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黄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黄之子謝之壻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便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戸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絶而子美才

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弟畜漆琴
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
魯直之兄大臨目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
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感
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
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
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

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

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

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為六州

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夫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

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

當甚强

黄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盖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

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

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魏公

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

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爲說紉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河江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爾唐諸人不逮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脱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

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名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

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鮮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内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致遠則泥想遠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耳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觳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

大受今何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觧黄獨義改為黄精學者承之以余考之蓋黄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煑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百舌

過時如𤼵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葢用右軍帖中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葢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
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
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凄切秪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
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窻只有燈相伴幾展齊
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
破澄江色愁撚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寛窄時時舉
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
懃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猶評

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黄魯直短于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韓詩如秋懐别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者效風

右丞蘇州皆學於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甞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宫名以白鶴公葢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裕陵甞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吕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闕者執筆歴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衆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

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於三都谷大敗之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頥守新城盖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邊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横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

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陜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
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顧得貔貅十萬兵
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朞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食菱
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

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顔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求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

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黄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

皃鍪對曰貂蟬生於皃鍪外大夂須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皃鍪却是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皃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旐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也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後山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卷二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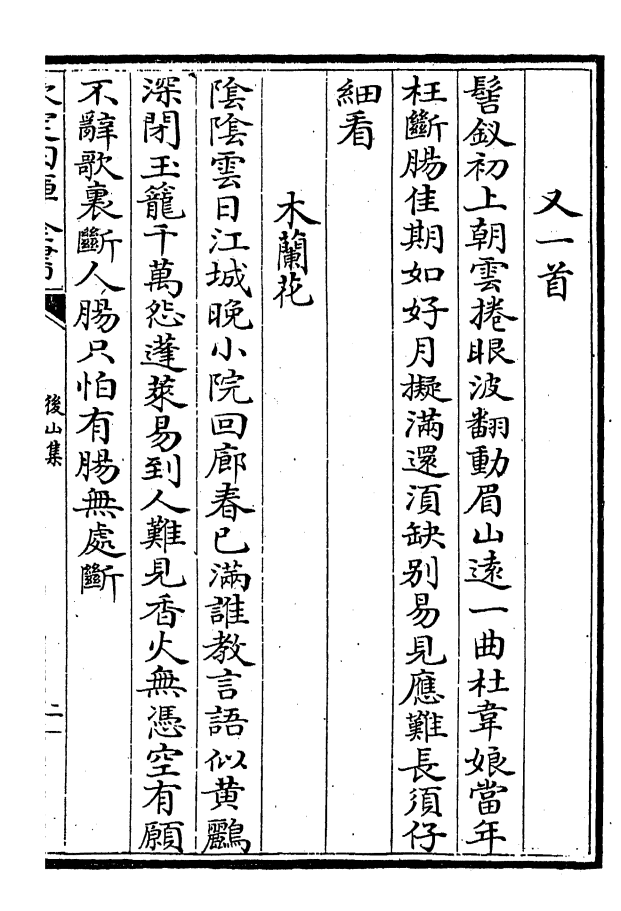
長短句

菩薩蠻四首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爐煙未斷蛛絲滿想得兩眉顰停針憶遠人河橋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期人間長別離

東飛烏鵲西飛燕盈盈一水經年見急雨洗香車天回

河漢斜離愁千載上相遠長相望終不似人間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龍車烏鵲橋經年謀一笑豈觧令人巧不用問如何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畫簷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明星惜此筵愁來無斷絶歲歲年年别不用淚紅滋年年歲歲期



又一首

髻釵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眉山遠一曲杜韋娘當年枉斷腸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難長須仔細看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黄鸝深閉玉籠千萬怨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憑空有願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黄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笙歌聲裏暗生春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到手莫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把酒如何不飲繡幕燈深緑暗畫簾人語黄昏晚雲將雨不成隂竹月風窓弄影

菩薩蠻 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去留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當時聽天上玉堂東陽春是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畫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尊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揺空濶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邉清滿往時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氷滑十事違人常七八不將白髪並黄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南鄉子二首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閤颼颼横雨旁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剩作新詩報荅秋人意自闌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

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峯南未得秋喚取

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酴醿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淵

瑶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懇懃與插小

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 詠榴花

葉葉枝枝緑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會春工着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汚臙脂憑將雙葉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髪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黄花兩並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回枉斷腸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纖手一縷破
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風竹
雪金鼎沸湲潺門闌車馬動扶黄藉白小袖高鬟漸胃
裏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筆
歌散風簾月幌禪榻鬢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牕雨氣侵燈暗壁釭窓下有人挑錦字行行
淚濕紅消減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曲渚

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着不如渾忘着百種尋思枉却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眉上放開春色眼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猛與將來放着吹花卷絮無蹤晚粧知爲誰紅夢斷陽臺雲雨世間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蕊未開花已過遲遲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辭報荅春光舊有期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衰翁事事非洛人謂牡丹為花而不名也向秀注莊子示嵇康曰妨人作樂爾

羅敷媚二首和何大人酴醾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認香南臺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旁獨秀釵頭殿

衆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着緗黄宿面留粧不出寒花只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旁一笑盈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雲衣膩漠漠輕寒梅柳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木蘭花減字 贈晁無咎雙鬟

娉婷娜嫋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没着羞一本云婷婷裊裊芍藥枝頭紅玉小舞袖遲遲心到郎邊客已知當筵舉酒勸我尊前松柏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

臨江仙

離别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風居士手楊栁洛城腰文字功名眞自誤從今好月良

宵只消憐取董嬌嬈脩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南柯子　問王立榗茶

天上雲爲瑞人間睡作魔𨁈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多眼費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減字

匀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肢盡日纖柔屬阿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着便休癡付與風流幕

下兒古詞云十五年來從事風流府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棲燕子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卧看一庭明月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攬衣先怯微涼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相思態背立向人羞顏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逢親向尊前見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滴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借周郎便背立腰肢挪撚更須回眄多生不作好因緣甚只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娶新清

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着行塵晚窻誰念一愁新

臨江仙 送疊羅菊與趙使君

官様初黄過九闗鮮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闌香

羅堆葉密芳意着心單過與後房歌舞手輕盈喜一作春

色生顔墜釵攏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偏揷一枝看

清平樂 詠柑子菊并引

柑子筍姿韻俱勝如王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雅馴爲改之曰官樣黄作清平樂詞且令方内知有此君也

重重疊疊娜嫋裙千襵時樣官黄香百葉一歲相逢兩節是歲閏九月兩作重陽　曲欄遶徧芳叢一枝作意妍穠折得有誰相意却須還與秋風

南鄉子并引

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黄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

尊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黄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闗鎖玉樓巢燕子㝠㝠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花樣腰身官樣立娉婷困倚闌干一欠伸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絶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又 詠棣棠菊

亂蕊壓枝繁堆積金錢鬧作團晚起塗黄仍帶酒看看衣賸腰枝故着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闌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横蜂争只倚闌菊色微赤而葉單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縁些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花

蝶戀花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却住衾冷香銷但有殘粧汗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一本云戲馬臺前京洛路車馬喧喧戲蹋塵如霧借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攜淚眼仍回顧下兩句同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重桑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好箇風流模樣玉蕊今誰攀折詩人此日淒凉正須蠻素作

伊凉與揷釵傍鬢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纎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 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清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窓雨打欞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旁未

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線通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畫障目斷瑶川同凭闌干意幾般

卜算子 送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長如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看何似丹

青裏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蘇州濕紅牋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濕色鬬朝花光觸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着色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黄秦去後無强敵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分摘無緣團沙弄雪勞心費手不肯暫時圓賽神舊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芍藥梢

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娜嫋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支遥可識應殊暗裏猶能摸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塵三節煙花次第春來輿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楊弄

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帶餘寒江光野色閑遊徑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鸛鵲詩 并序 此係得之魯氏傳本及南宮氏編中他本所無者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凉露坐有雀引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鵲至自北俛啄雀間

初循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于垣出雀不意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雀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詩

若奚不鸇吾知避而還汝胡不貍吾知遠而馳宵遹吾巢晨並吾枝懷毒姙凶初不汝期弃恭拳拳甫笑嬉嬉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後山集卷二十四

後山集記跋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受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敕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録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冀來見特薦於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

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益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秘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殮朝廷特賜絹二百疋嘗與往來者共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

學於曾公𦕈望甚偉及見豫章黄公庭堅詩愛不捨手
卒從其學黄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及也
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槀授衍曰先實知子子為編
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録藏於家者今十三年
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
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
乙丙槀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
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

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葢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揚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證

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兹以不朽為幸焉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門人彭城魏衍謹記跋